

从语言特点再看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胡振钧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摘要: 本文从语言特点切入,以语言学与文学研究交叉的视角,深入剖析董秀英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的结构设置、艺术成就与思想主题,并探讨相关的生成机制与创作功能,为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特点分析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语言特点;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结构;艺术;思想

1. 前言

1985年,董秀英在《大西南文学》上发表佯族第一篇中篇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产生良好影响。^[1]目前相关研究集中于性别研究、妇女地位、“现代化”情结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我们提出更深入的问题是:其背后是否存在一些较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语言特点?这些特点又如何服务于文学创作?由此,我们试从该中篇小说谈起,转换视角,从语言角度出发,再分析小说的结构设置、艺术成就和思想主题,思考是否有可能为研究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提供新思路。

2. 总体语言特点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极具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典型特点,无论是词汇、语法等传统语言学内容,还是方言的有意运用、矛盾冲突描写等文学语言特点。接下来主要从语言学和文学方面先总体概述本篇小说的语言特点。

2.1 语言学方面

2.1.1 句法结构

董秀英的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中的句法结构受到了她成长环境中使用的拉祜语的影响,部分“主—宾—谓”的句法结构与普通话的“主—谓—宾”结构不同,显示出少数民族语言的特色。此外,也有与普通话不同的话语标记,比如“叶嘎姑娘啊,你格愿意到我家?”^[2]中的“格”应该视为一个疑问标记,更体现了浓郁的民族语特色。

2.1.2 词汇运用

董秀英在小说中大量使用了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词汇,这些词汇往往直接来源于佯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还结合了形容词的重叠或重复使用,如“白咋咋”“耷拉耷拉的”和“血拉拉”“哭酥酥”等。这种重复不仅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

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美感,使文本更具感染力。

2.1.3 方言使用

在小说中,一些关键的词汇被替换成了佯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原生形式。例如:“拿叶嘎做婆娘”^[3]这种用法直接将佯语的表达方式引入汉语,既保留了原文的民族风味,又打破了汉语常规表达的限制,展现出一种新的语言风貌。

2. 文学方面

2.2 文学方面

2.2.1 细腻且具诗意的语言

董秀英的小说语言具有浓厚的文学性和诗意,语言简练却蕴含深意,把人物的心理状态与外部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在描写《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中的女性角色时,常常通过自然景象或物件的描写来反映人物的心理变化。

2.2.2 口语化与叙述语气的结合

小说的叙述语言既有口语化的成分,又有文学化的表达。比如妮拉与岩嘎的生活关系主要通过日常口语对话来推进,但在文章的结尾,妮拉“用手摸着那牙齿印,走上了她的阿婆、阿妈做梦也没有见过的大马路”,^[4]将口语化与平淡叙述的语气结合,反而显得更余韵悠长、引人深思。

3. 语言特点与结构设置

3.1 结构设置总览

3.1.1 交替叙事

整个故事的结构设置是围绕三代女性的命运展开的,通过不同的生命轨迹和相互交织的情感,展现出一种轮回的结构。叶嘎、娜海、妮拉的故事尽管是在“现代化”的路程中不断发展的,但总不会忽视过去的影响。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自己的特点,但也可以看到曾经的影子,由此交替,体现佯族社会的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

3.1.2 新旧交织

小说通过回忆与现实交替的方式展开叙事,让人物的内心世界更为丰富,在时空转换中使故事更具复杂性。例如,文中女性在回忆过去时,会通过讲述往事来为年轻一代提供生活经验和人生智慧,但这些往事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不同意义,就像娜海在接受经验、反抗原始的过程中却又接受了封建社会的桎梏。

3.1.3 细节铺陈

小说的结构也非常注重细节的铺陈,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在后来的故事情节中会得到呼应,让小说呈现出一种层次感和内在的逻辑性。比如对于叶嘎,更多的是关于自然、环境的细节描写,或恐怖、或惊喜,为其最后因老雕而死的悲剧铺下了合理的结局。而对于娜海,则更多体现了封建压迫社会中的“人”的细节。但更有意思的则是,妮拉尽管走在新社会的读书路上,其生活也依然带有叶嘎和娜海生命中“自然”的影子,既受到自然的威胁和阻隔,又受到自然的保护和遮蔽,在细节中体现交错的层次性。

3.2 语言特点与结构设置之联系

3.2.1 关系交错

小说中,语言特点与结构设置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不同时代人物的语言差异展现了时间的推移与社会变迁。从叶嘎到娜海再到妮拉,每一代女性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都有时代的痕迹,而这些差异又刚好在结构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语言的细节,人物的生命轨迹、性格变化以及情感的延续或断裂,都在叙事结构中得到了体现。

3.2.2 推动发展

语言上的细腻表达和丰富性使得故事中的情感冲突和人物关系在结构中得到更充分的展开。人物间的对话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还加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历史背景的呈现。如妮拉“男左女右,准是个男人挂着我,那人不是别人,肯定是岩嘎哥。他就是不放心我去城里,怕城里的汉人讨我做婆娘。嗨,我进城是去读书呵。合作社办了好几年了,部落里还没有一个会记工分的人”,^[5]体现了过去与现在、封建与现代的冲突发展。

4. 语言特点与艺术成就

4.1 艺术成就探析

4.1.1 象征主义与地方性元素的融合

董秀英的艺术特色之一是将象征主义与地方性元素结

合起来,形成独特的文学风格。在小说中,树木、土地、山川等自然景象作为象征物反复出现,不仅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还与人物的生命轨迹、情感发展紧密相连。小说语言对这些象征物的反复提及,不仅增强了艺术表现力,还使得作品的主题更加深刻。每一代女性的命运都与这些象征物密切相关,而语言又通过这些象征性物品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效果。而如猴子、野狗等自然地方性元素的反复出现,也不断象征着女性受到的威胁,由此构建出当地女性心理形成的环境条件。

4.1.2 情感冲突与人物对话的戏剧性

小说的情感冲突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展现得尤为戏剧化,尤其是三代女性之间的对话。语言在这里起到了加剧冲突、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既真情流露,也有价值碰撞,反映差异矛盾,与婚姻、爱情、命运等话题密切相关。如娜海说“岩块哥,你讨我做婆娘”“我死活也不嫁到他家去,要嫁岩块”^[6],但她的父亲说“岩块家没有牛。岩经家的牛,东西都拿下了,你想嫁也得嫁,不想嫁也得嫁”。^[7]又如妮拉阿妈常对她说“你和岩林是老天爷睁眼配成对的伙”,^[8]而妮拉依然坚定选择岩嘎,而岩嘎保护妮拉的录取通知书等。

4.1.3 细节描写的艺术性

小说中大量的细节描写赋予了作品浓厚的艺术氛围。董秀英通过细腻的语言来捕捉人物的微小动作、表情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借此展现人物内心的变化。作者对人物的眼神、手势、步伐进行精致描写,传达出人物的情感波动和思想冲突,使得人物形象生动、情感表达真实。比如娜海“流淌着眼泪,伸出双手,接着小松鼠摘落下来的松籽,放进嘴里和眼泪水一起嚼着”^[9],又“跪”在岩块面前,求他娶自己。

4.2 语言特点对艺术成就的作用

4.2.1 情感表达与艺术效果的融合

语言的情感性和象征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通过语言的艺术性,董秀英将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通过具体的场景和细节表现了出来,使得小说的情感表达既真切又充满张力。比如娜海“又端上一碗冒着热气的烂饭放在汉子的手里。她自己跪在汉子面前,低着头,心里默默地责骂着自己,没有给汉子生下一个男娃娃来……”,^[10]表现出独特的情感矛盾张力,让读者更深刻感受到当时社会中娜海的悲哀与无力,凸显复杂的情感。

4.2.2 语言特点增强艺术表现力

小说的语言特点和艺术特色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作品的独特风貌。如小说开头“记不得是哪年哪月哪日,但晓得,走出石洞的那天,月亮圆、月亮明。山草山花、树木野果分得清”^[11]就已奠定了全文语言特色的基础,铺垫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感染力和文艺性,吸引读者。

5. 语言特点与思想主题

5.1 思想主题洞察

要完全清晰地介绍《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的思想主题其实并非易事,纵有中心主题统领整篇小说,但也有很多引人深思的思想内容。

5.1.1 文化冲突与融合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中,佤族面对外来者的态度变化和时代变迁、三代女性对待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各不相同,这背后反映的是新旧观念的冲突与融合。通过民族与女性的故事,董秀英揭示了文化变迁对个体命运的巨大影响,但也有对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的认同支持,让小说思想内涵更深刻。

5.1.2 女性命运与抗争

小说选择三代女性的命运的不同言说方式,让读者认识到每一个女性的境遇都建构于之前女性的抗争与努力之上,这种以时间进程为主要线索的结构也非常适合用于分析社会的变迁。^[12]三代女性各自面对不同的困境,并以各自的方式进行抗争。以叶嘎和娜海等老一代的女性更多依赖传统的习俗和宗教信仰来接受现实,而如妮拉等年轻一代则试图通过教育和个人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5.1.3 “现代化”的社会变迁

小说中三代女性的不同形象实际上就是不同社会的缩影,可以认为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叶嘎在原始奴隶社会中面对了大量的自然威胁与生存危机,对自身的命运虽有抗争,也只能默默接受。娜海在封建社会中受到父权压迫的特征更为明显,也曾尝试反抗,但最后依然没有结果。正是到妮拉这一代女性,开始有机会接受教育,尽管依然被原始、封建思想所影响阻碍,但最终有机会走出大山,看到以前的佤族女性做梦也看不到的“大马路”。《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是表现佤族的重要作品,但作者的“现代化”情结统摄了全篇,由于这种情结的存在,作者无意中精英意识带入了作品,对人物的塑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3]

5.2 语言特点对思想主题的表现

5.2.1 强化民族文化特征

董秀英在语言上的民族化尝试,不仅体现艺术的独特性,还可以强化佤族的文化认同感。她重视在民族生活中选择、提炼语言,使语言达到朴素、明朗和风趣,散发着佤族浓郁的生活气息。^[14]通过使用大量的民族特有词汇和语法结构,她在潜移默化中传达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尊重和热爱,如此又反过来加强了小说的思想主题,使读者更能感受到阿佤人的独特文化和精神世界。

5.2.2 反映社会现实变化

通过使用贴近日常生活的语言,董秀英较为成功地反映了佤族社会的真实面貌。我们在走进这篇小说时,更多地是走进“真实”的历史故事,从客观的角度去观察佤族女性接受的历史变迁。既有民族特色而又真实自然的语言,以平淡叙事的方式,让现实变化更打动人心。

5.2.3 深化升华思想主题

语言上的独特性有助于深化主题,少数民族语言元素,董秀英不仅展示了佤族文化的丰富多彩,也表达了对佤族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同情。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深刻的故事情节,成功地展现了佤族女性的坚韧与智慧,以及她们在社会转型期的挣扎与希望。通过语言与艺术特色的有机结合,董秀英成功地构建了一幅富有深度的佤族女性史诗。

6. 余论:生成机制与创作功能

综合前文分析,或可以将此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语言特点的生成机制总结为大致三点:第一,民族语的使用或方言特色的融入;第二,以自然环境中的物件与事件进行象征和隐喻;第三,有意运用诗化语言且与简单平淡的口语化叙事结合。文学创作也是一种言语实践活动,此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通过其语言特点的生成机制,更有利于实现民族特色的表达,真实展现民族历史,同时也能构建独特的氛围,让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更加打动人心。因此,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典型的语言运用、语言特点研究或许值得在文学领域进一步研究,而不仅仅是局限于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 冯永祺. 马桑部落的第三代女人——佤族青年女作者董秀英评介[J]. 民族文学研究, 1986,(02):78-79.

[2] 董秀英.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105.

- [3] 董秀英.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177.
- [4] 董秀英.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166.
- [5] 董秀英.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161.
- [6] 董秀英.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132.
- [7] 董秀英.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132.
- [8] 董秀英.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146.
- [9] 董秀英.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131.
- [10] 董秀英.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134.
- [11] 董秀英.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96.
- [12] 杨牧原. 从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看佤族妇女地位的变迁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4(04): 51-55.
- [13] 曾钰雯. 当“现代化”情结成为命题场——读《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J]. 普洱学院学报, 2015, 31(01): 76-79.
- [14] 杨建军. 试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在佤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J]. 民族文学研究, 1988, (03): 60-64.